

澳華新文苑

第1181期 (A)

最好的婚姻 淳子

編者按：
著名美籍華裔女作家和翻譯家聶華苓於2024年10月21日在美國愛荷華的家中去世，享年99歲。

1925年1月11日，聶華苓出生於武漢。她於1948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同年以筆名“遠方”發表第一篇文章《變形蟲》。1949年赴台灣生活，並開始文學創作。1964年，聶華苓移民美國，並在愛荷華大學任教，同時從事寫作和繪畫。她與丈夫保羅·安格爾共同創辦了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該項目至今已邀請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愛荷華進行創作與交流，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如奧爾罕·帕慕克和切斯瓦夫·米沃什等，為世界和平、文化交流與人類進步做出了貢獻，被稱為“世界文學組織的建築師”、“世界文學組織之母”。聶華苓的代表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台灣軼事》，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以及散文集《夢谷集》《三十年後》等。她在83歲時出版回憶錄《三生影像》。她的作品以深邃的歷史感表現現代中國的滄桑變化，抒寫台灣中下層人們的鄉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聶華苓創作堅持“溶傳統於現代，溶西方於中國”的藝術追求。

二十多年前，淳子在上海電台採訪了聶華苓，寫下了一篇短文《最好的婚姻》。本版現特發表，以紀念這位“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美國愛荷華公寓。
聶華苓的書房在樓下。她在書桌後面安了一面長鏡。窗外是愛荷華河，河邊種許多柳樹，像蘇堤。

打開窗子，窗外的河流進鏡子裡，聶華苓就坐在了兩條河之間，像千回百轉的秋水伊人。

早上，聶華苓下樓，依舊是咖啡，依舊在書房門上掛“請勿打擾”的牌子——她有一種感覺，揮不去的感覺——丈夫安格爾還會來敲門，還會送一碗咖啡。

一位荷蘭女人，在情人的墳上豎起一根竹竿，上面繫一條白色的布單。這樣，每天坐在家裡，就可以看見風中的白幡，感覺著他在，感覺著彼此相依。

聶華苓不再去鹿園了。丈夫就葬在那裡。

那天在機場，安格爾說，我去買報。

安格爾去買報，五十米的路，是一段天堂之路。他去了，沒有轉回頭。

很少有人能接受隨時都會死去的事實。

大部分人希望別走得

太快，但也別拖得太久；希望臨死前先原諒自己，然後原諒別人；希望見佛教徒一般，從容地問：“是今天嗎？”

如同我們的日常生活，死亡無法重新扮演——從此，如詩人奧登之言：星辰已無需要，因為世間再無美好。

夠了，這一生。聶華苓與安格爾在中年時相遇，一見鐘情，他們各自在第一次婚煙中學到一些東西，他們把熱戀轉化成持久的溫馨的依戀，以對待藝術品的態度小心翼翼地侍奉著婚姻。

一次，聶華苓的同鄉來，在屋裡抽煙。安格爾向來討厭煙草，嗅到滿屋煙草滋味，他退了回去，一會兒，他又進來，手上拿一整條煙，還有瓜子。

安格爾熱衷美式足球。他問，我可以在晚飯的時候看球賽嗎？那晚，聶華苓把晚飯安排在了電視機前。安格爾無數遍地說謝謝，因為他體會到了其間的包容和尊重。

婚姻是有章可循的——尊重，妥協，開誠



■聶華苓在北京出席回憶錄《三生影像》座談會時留影（2008年7月）。

佈公，共同的價值觀。

聶華苓說，我和安格爾的婚姻，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好的婚姻。所以她不去鹿園，她不要承認安格爾的死亡。

當鹿園的鹿鳴響起的時候，聶華苓會記起一句話：“我死後，你說，我聽。”

死亡終結了生命，但沒有終結感情的聯係。奧登說：相愛或者死亡。

列車在城市中駛過，樹開始改變顏色，愛是永存的情感。

聶華苓離開書桌，然後上樓，然後在安格爾的書房裡坐一坐，然後是空空蕩蕩的漫漫長夜。從今往後，聶華苓需要學會自己給自己煮咖啡了。

秘密

何芳遺作
許多個獨坐黃昏的日子裡
我與你：整個世界的
真實仿佛更近了
有太多的歡悅
也有太多的嘆息
你看我
春暖花開
飛鳥來了
但是誰也不知
彼此共享的秘密

蒼穹裡有神的凝視
當你望著天空時
我也會望向你
只要虔誠
陽光月光星光
我們的眼光
總有一樣會照在身上

何芳女史三年祭

梁曉純（行香子）
晨起憑窗，春意微涼。斜陽下，鳥語花香。鄰家學子，兒女成雙。又一天情，一天樂，一天忙。
忽兒念起，紅顏才俊。已然間，各自陰陽。那邊也否，煙雨他鄉。恨三年離，逐年夢，去年長。

張鐵劍
三載時光似水流，芳魂已逝憶難休。曾經風彩驚塵世，往昔才情耀九州。夢裡音容猶宛在，心間德範永存留。緬懷女史情無盡，歲月匆匆意自悠。

方白
三載時光似水流，星辰明滅道難修。只知北海多羊馬，忽遇才人堪詠謳。

酒吧、平行宇宙 西貝

——題記：在《愛欲之死》中，哲學家韓炳哲深入探討了愛情與痛苦的共生，以及痛苦、痴迷和風險等愛情的負面，蘊含在黑格爾“肯定-否定-肯定”的辯證螺旋上升的過程；但現代社會，很多人在得失的計算中畏懼和逃避著情感，導致當今愛情的枯萎，成了可消費的享樂主義對象。夏兒的畫作通過幽深的表現主義色彩，呈現出一種夢幻般靜謐、孤獨和愛的氛圍，模糊了現實與幻像的邊界，讓我們渴望穿越平行宇宙，去追溯昔日那愛的激情中遙不可及的形影……

夏夜，是相約的季節
酒吧傾斜了一條長街

紫桑果落下枝頭
染藍平行宇宙的街口

蟲洞 若隱若現
百思不解的石榴
冥思苦想 直到脹裂了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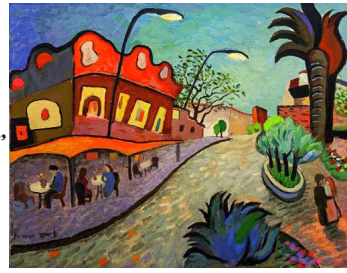
沿月光的階梯
遙望幸福的量子
在風中纏結、尋覓——
那世紀前的一往情深、

那生死相依、永世不渝……
酒氣氤氳的百年老屋
一幅肖像 懸在高處
兩個深陷的眼窩審視著
每個桌子上的歡呼
和每個椅子上的孤獨

鋼琴奏著莫里哀“藍色的愛”
黑衣侍者從暗影中走來
他漠然一笑，杜松子 苦艾
在金光搖曳中綻開……

夜晚，在酒杯中逃遁著

數字化的幽靈帶著律動的脈搏
而鳥兒正在喚醒曙色
它們唱的是另一個世界的歌



■夏兒畫《路燈下的孤獨》

（隨筆）路燈下的孤獨

聞濤

不知你是否去過悉尼的岩石區？那裡緊靠著海灣，道路錯綜複雜，一排排老舊的排屋，與著名的悉尼歌劇院和悉尼大橋交相輝映，應該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

那裡是悉尼這座年輕城市的一個“古老”的街區，有些地方仍有著石磚鋪成的路，有些地方你會走上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石條台階，那裡百年以上的老房子比比皆是。要知道先驅們在建立這些街道、這些排屋時，既沒有大橋也沒有歌劇院。面對著海灣，面對著飛舞的海鷗，他們在想什麼？沒有帆的大海是孤獨的，只有一片孤帆的大海更顯孤獨。他們是否也感到孤獨？

夜色降臨後，街邊的路燈發出幽幽的光，像是一個失戀的隱者，在夜的角落，舔著心靈的傷口，默默地療傷。“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人生只是一首飄蕩的歌，隨風而去。風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

那古老石板鋪成的石階旁，已裝上了現代化的電梯。我一直欣賞悉尼人的創意，巧妙地讓“古老”的歷史和現代文明融為一體。既讓人感到歷史的傳承，又有充分的現實感。坐在一張一百多年的吧台前，喝上一杯熱丁香肉桂紅酒。窗外悉尼大橋熟悉的聲影依稀可見，遠處街上傳來嘈雜的音樂混合著人聲，夜來香濃郁芳香撲鼻而來。在這裡你可以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可以什麼都不發生。你可以感覺到紅塵滾滾，又可以感受到人生的孤獨。

站在昏暗的路燈下，每個人都在尋找著深不可測的夜，誰也不知道回家的路上會遇到什麼，會發生什麼？在那古老的彎曲的坡道上行走，海風襲來，亂雲飛渡，路邊的草叢裡，不時傳來各種蟲鳴聲。草生一秋，人生一世，我們其實也只是世間的過客。



■2017年8月2日，何芳邀請文友到她家歡聚並慶祝生日（前左起：蔣行邁、何與懷、方白；後左起：梁曉純、布文、何芳、陳玉明）。

祭何芳 布文

你走了嗎？應該沒有
今晚聽見
那麼多挽留你的電閃雷鳴
炸裂山谷 炸裂河川
炸裂那個辜負你
而你付出一生來熱愛的人間

你走了嗎？應該不會
這麼多悲傷的雨水一直在下
從身體裡流到詩裡
又從詩裡流進那些
你數載養育的花兒的心潤
人們在想你的時候
首先會面朝西方
等待那個臨江仙子
用一闕詩詞 就喚來一個春天

昔日詩交元會曲，明朝誰約太原樓。
停雲自此長嗟嘆，何處蓬萊一葉舟。

王香谷

藍楹花季靜然來，紫霧金鐘巧勝裁。
萬頃煙波浮秀色，滿城夢幻絕塵埃。
當年共賞人千古，今夕孤吟又一回。
慰籍天堂多異卉，芬芳馥郁為君開。

方白

藍楹花季靜然來，六合清風澹禍災。
閨苑翠芭王母宴，小庭竹笛柴籬杯。
悉尼耆老吟詩罷，天上神仙撥霧開。
忙問玉人何處在，采和遙指紫霞台。

八月飛雪（臨江仙）

又是一年春落盡，淒看雲上空晴。塚前
萱芷亂紛爭。蝶縈戀不去，夢裡總相迎。
一去蕩然煙塵絕，留香詩意繁生。瑤池
夕照寫閑情。新章青鳥渡，風雨向西行。



■聶華苓與安格爾